



由的追寻，而非传统少年热血。”他自觉作品中的“宿命感”与“现实感”某种程度上折射了当下年轻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焦虑。

孤独与连结

网络文学创作本质上是一种高度孤独的劳动。作者独自面对空白文档，构建世界，塑造人物，推进剧情。这种孤独的触角，不仅延伸到工作状态，也渗透到作者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状态中。

季越人描述了自己与同龄人的差异，他说，毕业后同学们各奔东西，联系自然减少，而他的生活被写作占据，“基本社交或者说自己的生活就被占据了”。这种隔离状态对于需要从生活中汲取灵感的创作者而言，构成了一个悖论：为了创作，他们不得不从生活中抽离；但抽离生活太久，又可能导致创作源泉的枯竭。

作者们也在作品中寻找与读者建立连接的方式。对季越人而言，这种连接不是即时互动，而是共同的情感体验。“一个读者见证了角色人物的一生，从生到死，死亡又是最严肃的命题，所以很自然地就会生出情愫。”他精心设计角色的死亡，不是为了制造悲剧效果，而是为了唤起读者对生命有限性的共鸣。

“读者们收回情绪价值就可以了，他们觉得我这本书还算有趣，还算爽，或者能笑得出来就差不多，就可以了。”鹤守则更加务实。对他而言，写作是一门提供情绪价值的手艺，作者与读者之间本质上是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的关系。

柯遥 42 则在孤独与连接之间架起了“平衡木”。即使小说停更，她仍通过微博与读者保持联系：“我去年在微博写了 18 万字，全部都是记录日常，写我每天在做什么想什么。”这种日常分享构成了她与读者之间的新型关系——不再是单纯的作者与读者，而是某种程度上的人生同行者。

那么，在流量为王的时代，网文作者如何在商业成功与艺术表达之间寻找平衡？每位作者都总结出了自己的生存策略。这些策略反映了他们对写作本质的不同理解，也决定了他们在商业与艺术之间的定位及尺度。

作为高度市场导向的创作者，鹤守的方法简单而实用：“打开畅销榜哪些书比较火，扫一下榜看看他们为什么火，他们这个题材我能不能写。”这种策略使

他从“普通的中下层作者”脱颖而出，实现了经济上的翻身。

他直言不讳地将写作视为商业行为：“网文相对来讲是商业，商业网文是需要提供情绪价值的，跟短视频是一个逻辑。”当剧情导致付费人数减少时，他会迅速调整，“要么迅速过掉，要么看看能不能优化一下。写小说不容易把控剧情的话风险是很大的，这个月可能赚它个三四万，下个月可能就只能赚一两万”。

季越人则在商业与文学之间探索着第三条道路。他希望作品能够“雅俗共赏”，在通俗性和文学性上找到平衡点。他深受《白鹿原》《百年孤独》等经典作品影响，但在创作中刻意避免直接套用文学手法，而是“吸收能与网络小说融合的部分”。

“我不想把它视为商品，我也希望拓展它的边界。”

《玄鉴仙族》走红后，跟风作品涌现，甚至被视作开创了新流派。但季越人表示，下一部作品仍将探索全新类型，“不喜欢写重复的东西”。他计划完成本书后休息数月，再决定创作方向，可能涉及仙侠、密教或历

为了创作，他们不得不从生活中抽离；但抽离生活太久，又可能导致创作源泉的枯竭。